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亞洲視野》

13位ISBN编号：9780198019282

10位ISBN编号：0198019289

出版时间：2010-4-1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作者：汪暉

页数：3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內容概要

本書收錄了6篇由作者汪暉於近10年間寫成的論文。各論文圍繞著「如何詮釋中國及其現代」展開，有着很強的連貫性。其中重頭文章《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初稿於2008年5月完成，後幾經修改，至本書付印前幾天才定稿。作者的觀點也許被視為激進，但卻是甚具參考價值的分析西藏問題論文。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知識界的分化和論辯正在展開。作者對「西藏問題」的思考事也是對發展主義、市場擴張和社會分化及其後果的分析，與許多人在「3.14」西藏騷亂事件後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歷史不同。作者更多地是在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退潮、新的市場擴張及發展主義邏輯中來分析「西藏問題」。對作者來說，「西藏問題」是獨特的，但也是與整個中國與世界正在經歷的巨變密切相關的。

西方社會到底怎麼看待中國的興起，中國人到底怎麼自我理解這個興起，成了新的衝突的焦點？無可否認，在過去這些年到未來，不論有沒有西藏、新疆問題，在其他任何一個問題上都可能爆發另一個衝突。到底我們怎麼看待這個衝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此書將會為您帶來啟示。

作者簡介

汪暉，中國近十年來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學者，現任清華人文學院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曾先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中文大學、華盛頓大學、柏林高等研究院、博洛尼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海德堡大學、紐約大學、斯坦福大學、東京大學等擔任研究員、高級研究員、客座教授等。目前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思想研究。中文主要著作包括：《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2008）、《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本，2004）、《死火重溫》（2000）、《反抗絕望》（1990）等。

書籍目錄

目錄：

一、亞洲想像的政治

引言：“新亞洲想像”的歷史條件

1. 亞洲與東洋：衍生性的命題
 2. 民粹主義與“亞洲”的雙重性
 3. 社會革命視野中的“大亞洲主義”
 4. 現代歷史敘述中的亞洲：海洋與大陸、國家與網絡
- 結語：一個“世界歷史”問題：亞洲、帝國、民族國家

二、對象的解放與對現代性的質詢

1. 三組概念：帝國與國家、封建與郡縣、禮樂與制度
2. 歷史敘述中的國家與帝國
3. 歷史的“延續與斷裂”論題中的政治合法性問題
4. 民族主義知識的構造及其質疑

三、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

引言

1. 兩種東方主義的幻影
2.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變奏
3. 民族區域自治與“多元一體”的未完成性
4. “后革命”、發展與去政治化
5. 宗教社會、市場擴張與社會流動
6. “承認的政治”與多民族社會的民族問題
7. 抗議運動是一種抗議政治

四、琉球：戰爭記憶、社會運動與歷史解釋

1. 從北海道到琉球
2. 琉球的戰爭記憶
3. 戰爭/冷戰與琉球身份的政治性
4. 兩種身份政治與“美國性”
5. 從“琉球問題”透視全球資本主義
6. “琉球問題”、區域關係與20世紀國際規則的巨變
7. 帝國主義國際法的最初運用
8. 民族解放運動於想像的新區域 - 國際關係
9. 冷戰的預兆：開羅會議與琉球的戰後地位
10. 琉球的曖昧性與政治選擇

五、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爭論

1. 作為“民族形式”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2. “地方形式”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
3. “地方性”與“全國性”的問題
4. 方言問題與現代語言運動
5. “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否定之否定

六、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

1. 兩種區域主義敘述
2. 地方的非地方性：穩定與流動的辨證
3. 區域的中心——邊緣及其相對化
4. 兩種或多種新勢力
5. 時空結構的差異性
6. 橫向時間與政治文化的非人格化

精彩短評

- 1、这本书中的文章，在地理、历史或者文化的交接地带，提了或者重提了一些不错的问题，但我认为，汪晖所作的回答并不好，太绕，却又基本是在外面绕，没绕进去。书名起得很有气势，“亚洲视野”，但从头看到尾，我也不太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视野。汪晖自己的视野，加上恰巧他是个亚洲人，也就是亚洲视野了？
 - 2、这是一本神奇的书，每个字都是汉字，可是愣是看不懂说啥.....
 - 3、依然有不少是旧文
 - 4、內陸歐亞，江山如畫。
 - 5、啰嗦
 - 6、文章都发表过，不过将它们集在一起读别有感受，正好可以对照葛兆光的宅兹中国
 - 7、不时冒出来的一些想法或者问题倒是挺有意思，虽然整体上不是太有逻辑，结构比较乱，语言也值得商榷。。。出版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 ps:似乎没有提到杜赞奇？今天看《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感觉汪的很多观点与之相似。不知孰先孰后，抑或二位曾经有所交流？
- 8、鼓励一下汪老师
 - 9、隔靴搔痒，脑袋浆糊，误人误己。
 - 10、有关于琉球的那篇文章尤为精彩，我那篇烂尾楼总算是有扶正的希望了。
 - 11、绕圈圈 很少回答问题 各种讲认识方法谈认识意义之类 阅读体验难忘 随笔为主写着玩得吧 不过还是有开阔视野的意义
 - 12、跑客户的空隙读完了这本书，作者关于东方主义的见解很有启发性，但我并不完全同意...好吧

1、梁捷：用一种东方主义反对另一种东方主义汪教授在陈述、列举和批判各式各样“东方主义”之后，研究了历代、各国人民（包括流亡藏民）对西藏的看法之后，唯独没有回到西藏内部，从西藏本身的宗教、文化、经济和社会来看西藏。梁捷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文集《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就在一片争议声中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繁体中文版。虽是新著，但熟悉汪教授著作的读者都不会对此书感觉陌生。以本书第一篇“亚洲想象的政治”为例，据汪教授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下简称《兴起》）中的介绍，本文初稿于1998年成型于北京，1999年修改于西雅图，2002年改定于北京。2002年，此文以“亚洲想象的谱系”为标题，发表于《视界》杂志第八辑。2004年，此文又作为附录二收入《兴起》。虽然汪教授在2002年就表示此文“改定”，但是他在《亚洲视野》的序言里承认，自己在2006年在东京再次“改定”此文，更名为“亚洲想象的政治”。现在收入书中的文章，就是2006年的“改定版”。仔细对照“亚洲想象的政治”（2010版）与“亚洲想象的谱系”（2004版），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结构一致，绝大多数文字也变，只是“亚洲想象的谱系”比较长，“亚洲想象的政治”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删节，调整了段落次序，并在局部做了文字上的修饰。除非根据时间顺序将汪教授著作一路对勘细读，否则很难了解汪教授实际修改的内容和动机，这对一般读者是个不小的考验。当然也不是每篇文章都经历了这么复杂的修改过程，如本书第五篇“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最早于1996年发表于《学人》杂志第10辑，1997年收入《汪晖自选集》，2004年又作为附录一收入《兴起》，2010年收入《亚洲视野》。这篇文章在十多年里几乎没改过。而《亚洲视野》中比较新的文章，情况就更为复杂。“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一文，曾在2008年以“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为题发表于《天涯》杂志。作者在2009年6、7月间对文稿做了大规模的增补和修订。但作者在序言里表示，在《亚洲视野》出版之前，自己仍在修改，“于三天之前杀青”（即2010年1月22日），不知以后是否还会修改。汪教授谦称“这些文章并不成熟，我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也许《亚洲视野》里的文章仍是“半成品”、“过渡品”，来日方长，执著的读者才可能与汪教授将一同成长。此书虽由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但编辑失误颇多，让人意外。如书后“重要人名地名索引”中B开头的那两排，先是把“勃列日涅夫”错排成“勃涅日列夫”，后又将同一页的“布拉瓦斯基”与“赫列娜·皮特罗维娜·布拉瓦斯基”分置两个条目。比较离谱的是“巴人”，注明出现在151页和277页。查阅151页，没有发现巴人，只有“夏尔巴人”；而277页出现的是杂文家巴人（王任叔）。“巴人，151,277”这样的条目大概是电脑自动生成的吧，意义何在呢？不仅如此，索引里还出现了大量我们熟悉的学者的名字，如靳大成、王晓明、李陀、甘阳、王斑、刘禾、舒炜、林少阳、韩东育、王中忱、高瑾等。令人惊讶的是，索引表明他们只出现一次，且都出现在连续两页中。翻到那里，原来是汪教授在序言最后的致谢，一一提及这些学者。致谢无可厚非，但既然不是讨论这些学者的观点，在索引中编入他们的名字，就很难不让人觉得费解了。此外，全书还有多处编辑失误，损害了详尽索引所体现出的“学术性”。比如在第五篇“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一文最后还保留着这样的句子：“在以后的段落中，我将着眼于新/旧、现代/民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支配‘民族形式’讨论的现代性逻辑。”此段在《汪晖自选集》（1997）、《兴起》（2004）上亦是如此，可文章至此全部结束，再没有“以后的段落”，不知何处可以读到“进一步探讨支配‘民族形式’讨论的现代性逻辑”。又比如，书中多次引用拉铁摩尔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观点。但是在“亚洲想象的政治”一文中，用的是《中国的边疆》译名（这是1941年译本所用译名），在注释中则标注1940年的英文版，而在最后一篇“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一文中，又引用2005年唐晓峰的译本。作为编辑，没有尽职统一前后的注释体例。

《亚洲视野》是一本文集，但它到底应该归入学术著作还是随笔文集，到底应该套用哪个评价体系，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方面，此书有丰富的注释和详尽的索引，汪教授在序言中也称六篇收入书中的长文为“论文”；但另一方面，这些论文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叙述：“2001年，我在瑞士访问时曾经参观过一个叫做‘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与中国的幻影’的博物馆……”；“2004年春天，我去中甸参加‘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讨论会，人类学者萧亮中曾经在会上提到少数民族间的分离趋势。萧是当地人，白族，他的家庭中就有四个民族的血统”；“2005年秋至2006年春，我在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六个月的时间。2005年10月，在尾崎文昭先生的安排之下，我们一起去了北海道”。这些游记经历，应酬交际，自我感悟，恐怕都不是严肃论文的笔法，更不可能通过西方的“匿名审稿”制度了。除去这些“学术不规范”（或者本书本来就非学术著作），本书的主题确实重要。“

亚洲”、“视野”、“中国”、“历史”、“叙述”，这五个关键词高屋建瓴，涵盖了时间、空间、事件、方法等所有维度。而且在序言的一开始，作者又补充了一个在标题中未能体现出来的关键词，“现代”。作者认为，收入文集的六篇文章都围绕了一个主题即“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构成一条内在逻辑。同时作者又表示，离开任何历史变动、权力关系和人的活动，来理解区域、中国和亚洲等历史范畴的方式，都是没有意义的。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界定“意义”，未经界定的意义，恐怕同样没有什么意义。这些关键词我们都很熟悉，汪教授六年前的代表作《兴起》的导言部分，就是围绕“现代”和“中国”两个关键词展开。到了《亚洲视野》，《兴起》的两篇附录仍被收入，置于重要的位置，“亚洲”这个关键词凸显出来，“中国”退为副标题，“现代”则隐藏在文本中，成为全书的内在线索。也许，“现代”、“中国”、“历史”等概念，将是贯穿汪教授一生的研究对象吧。

“亚洲视野”这个标题不容易理解。汪教授有言，“亚洲不是一个亚洲的观念，而是一个欧洲的观念”，所以要借用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否定观念才能说明亚洲。所以同样的，“亚洲视野”也不是“对于亚洲的视野”或者“源于亚洲的视野”。换句话说，亚洲视野不是亚洲视野，而是一种在中国采用欧洲视野置于全球视野下才可能获得的反观亚洲的视野，离开了欧洲的中国、中国的欧洲、欧洲的世界、世界的欧洲、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等诸多视野，来讨论亚洲视野问题，都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曾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也正是萨义德《东方学》的起点。萨义德表示，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抱有负面倾向，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在一些激进作品中，东方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即将所谓的“他们”表现为“我们”的反面。萨义德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他的理论传入“西方”后，再传回“东方”（东方已经不是那个东方），从而变成汪教授手中“新东方主义”的利器。例如，他先列举了许多种对西藏形象的认识，都带有偏见或者浪漫主义。第一种，过去数百年的欧洲传教士对西藏的认识；第二种，赫尔德、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对西藏的认识；第三种，神秘主义学者和艺术家对西藏的认识；第四种，种族主义者以及纳粹对西藏的认识；第五种，六十年代西方大众文化对西藏的认识。这些认识相互影响，层层叠加，但是都有偏差，都不全面，都有东方主义之嫌。接着，汪晖又列举了近代汉人对西藏的不同认识。明、清政府对西藏的认识，民国政府对西藏的认识，新中国政府对西藏的认识等等，其中既包括文化上的认识，也包括宗教上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对于藏人而言，汉人与西方人一样，同样也是“他者”，也是“东方主义”，尽管这里的“他者”，是相对于西方人的“他者的他者”，“东方主义”也是“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可以称为“新东方主义”。然后就应该讨论近代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政治看法与干预。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英、法、美、日等国都与中国有接触，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博弈时的重要筹码，西藏与北京的关系，部分也是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博弈结果所决定。反过来，西藏这时的形象变化再一次影响西方对西藏的认识，再一次影响北京由于西方对西藏的认识改变而相应改变的博弈策略，“东方主义”变成了“新东方主义”，再变成“新新东方主义”，“新新新东方主义”……可惜的是，汪教授在陈述、列举和批判各式各样“东方主义”之后，研究了历代、各国人民（包括流亡藏民）对西藏的看法之后，唯独没有回到西藏内部，从西藏本身的宗教、文化、经济和社会来看西藏。西藏内部当然有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宗教和政治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存在严重的张力，并且随着外界环境改变而改变。回到东方主义本原的意义上，这才是“西方”和“东方”最根本的对立之处。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永远只能是东方主义地反对东方主义，用一种东方主义来反对另一种东方主义，达到更高层次、却毫无意义的东方主义。汪教授敏锐地注意到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失语”状态。许多真正的中国学者因为缺乏制度保障而对所有人失语，西方学者因为语言、认知、实践的问题，而对普通读者失语。所以汪教授的一系列著作有效地填补了诸多断裂，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实践的。亚洲不是亚洲的亚洲，中国不是中国的中国，汪晖也不是汪晖的汪晖，他自然是独特的，但也是与整个中国与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变密切相关。《亚洲视野》书后的介绍中说：汪晖，中国近十年来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学者，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章节试读

1、《亞洲視野》的笔记-第92页

p. 92 - 93

无论将西藏视为基督徒的另一个故乡，还是以“撒旦的狡猾”创造了与“天主教明显相似的宗教”的世界，它们都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我把它们称之为两种东方主义的幻影。欧洲藏学的创始人之一依波利多·德斯德里（Ippolito Desideri, 1684 - 1733, Rome, Italy）.....在西藏问题上与嘉布遣会的修士发生过冲突，也曾批评西方传教士有关西藏的偏见和许多误导的看法，比如.....西藏的战争和藏人的斗争性格等等。但最终这位罗马传教士还是得出了一个固定的也是对西方西藏形象影响最大的观点，即西藏是和平的国度。

西方对西藏的理解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但是真实的西藏却面临现实的发展问题。这一问题又与某种缺乏弹性的机制纠结在一起，导致问题更加的复杂。

2、《亞洲視野》的笔记-第91页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上述西方理解西藏问题的三个角度）不仅与民族主义相关，而且更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冷战的历史和全球化的不平等状态相关。

拜托，可不可以不要言必称殖民、帝国、冷战、全球化！好像别人欠了你很多钱似的。

3、《亞洲視野》的笔记-第6页

注释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他曾把西欧的历史经验说成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是这个序言自1859出版后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过。其他地方他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一后来著名的规律。1877年，一位俄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为了摆脱俄国封建社会，俄国需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说：在他的著作中，他“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内部出来的途径”，决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个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光荣，同时也会给我过多地侮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129-130页。

4、《亞洲視野》的笔记-第58页

《亚洲想象的政治》：

现代东亚想象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基础，很少涉及亚洲区域的复杂的民族、区域和被覆盖在“帝国”范畴内的交往形式——如超国家的朝贡网络、移民网络等等。在民族—国家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政治架构的条件下，亚洲传统的各种交往、共存的经验 and 制度形式是否能够提供超越民族—国家体制所带来的内外困境的可能性？

1， “亚洲想象”，啊，这是多么美妙西式的暧昧的用词啊。

2， 可不可以不要总是用“帝国”这个词。

3，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角度。

5、《亞洲視野》的笔记-第3页

前述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或帝国主义。

《亞洲視野》

由于中国、日本及东盟国家对地区进程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一区域计划（注：指东盟从10+1到10+6的变化）的扩展……显示的与其说是亚洲理念的扩散，毋宁说是这一地区各民族国家的权力动力学的产物。亚洲的区域整合进程……一方面……以区域或者亚洲的名义提出一种超民族、超国家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把民族国家纳入一个更大的、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共同体内。这一区域主义一方面抗拒全球霸权另一方面又是新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关系的产物

2种亚洲叙述：日本“大陆政策”、民族解放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

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